

联合国

大 会

第三十五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一委员会

第 21 次会议

1980年10月30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举行

纽约

第 21 次会议逐字记录

主席：奈克先生（巴基斯坦）

目 录

裁军项目

议程项目 31 至 49 和 121 (续)

一般性辩论

发言人：

卡纳莱斯先生（智利）

波亚尼先生（阿尔巴尼亚）

费恩先生（荷兰）

塔鲁阿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

范登·霍伊维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 本记录可以更正。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册印发。

Distr. GENERAL
A/C.1/35/PV.21
30 October 1980

CHINESE

96-85983

上午 10 时 55 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31 至 49 和 121 (续)

一般性辩论

卡纳莱斯先生 (智利): 在我们的第一次发言中, 我们主要谈的是核裁军。在这第二次发言中, 我们将谈论我们议程上的另一个令我国代表团特别感兴趣的项目。

即使不存在核武器, 或者有朝一日我们真的做到消灭了核武器, 并把原子能只用于增进人类福利的和平目的, 涉及到使用目前我们所拥有的尖端和致命的常规武器的战争还是会在物质毁坏方面, 更重要的是在人员伤亡方面, 造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

我们不要忘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单单在斯大林格勒这一个战役中, 伤亡的士兵人数就超过 50 万, 而且那时当然并没有使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把大多数国家卷进去, 它们中间几乎没有国家能保持一种得到尊重的中立地位。因此, 这样一场战争将与以往的战争大不相同。

首先, 将会使用大规模毁灭性的尖端武器, 并且由于这些武器的特点, 它们不会只是用在战场上。这些武器将被用来对付平民百姓, 而这些平民百姓由于缺乏自卫能力将遭受极大的苦难。

其次, 地面战争、空战和海战都会涉及到使用放射性武器、化学武器以及细菌武器和那些因目前发射系统有巨大机动性可以在任何战区突然使用而具有改变环境能力的武器。

第三，我们还要重复一遍，采用环境战争，虽然受到国际公约的限制，但到目前为止仍会具有出乎人们意料的规模，因而很难控制这类战争的影响，并使它们不成为“严重的、大范围的和持久的”战争。

第四，外层空间也将成为战场，因为反卫星武器最终将摧毁任何种类的人造地球卫星，而各国不可能对这类卫星在和平利用及军事用途方面加以区分。

第五，保健服务将不可能为许多常规武器受害者减轻痛苦。

从上面所说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另一场世界战争，即使它是一场只使用常规武器的战争，也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而由于种种难以预测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后果，这些损害所造成的影响在许多年之后都难以消除。

而且，局部性战争也会涉及到更大的破坏力，因为不论它们在世界什么地方发生，它们都会有限制地使用这些战争工具，但却有可能把一场双边冲突轻易地转变成更大范围的战火。

任何可能发生在拥有丰富的对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所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的国家里的局部性战争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从而使人难以实现对所有国家更加公正合理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解决比较贫困国家的严重问题。

应该说，尽管 1980 年因发生了困扰国际社会的危机，在国际关系方面是较困难的一年，但在日内瓦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仍在继续工作并为多边谈判提供了宝贵的场所。该委员会无疑已采取了重大的步骤来贯彻执行其任务，证据就是它同意设立 4 个特设工作小组，就化学武器、放射性武器和综合裁军方案进行旨在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而缔结有效的国际协定的谈判。

关于消极安全保障措施的工作小组，讨论了一个被认作是对许多无核武器国家特别重要的领域里的一项十分棘手和复杂的任务，由于这一原因，我们未能就这一问题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应当特别注意缔结一项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的公约。大家应当

忆及，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是禁止使用这类武器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国家并没有完全放弃发展这类武器，也没有同意摧毁其军火库。因此，必须用一个包括彻底和有效地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多边公约来补充这项日内瓦议定书。裁军谈判委员会已设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来研究这一复杂的问题，以便使其尽快得到解决，我们愿就此向该委员会表示祝贺。

令人遗憾的是放射性武器的工作小组的工作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提交的载有一项条约的主要内容的草案，必须同其它提案一起由裁军谈判委员会十分仔细地进行审议和谈判。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最后一个工作小组一直在审议一项综合裁军方案。该工作小组的工作起步极慢，因为这些题目都是十分复杂的。它的方案同1982年关于裁军问题的第二届特别会议的筹备工作密切相关，因此该工作小组的工作应当尽快完成。

军费开支已经达到了惊人的规模。在1979年花费了约5000亿美元，其中大约80%用于常规武器。

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武器的支出，已超过250亿美元。

我们生活在世界范围的紧张局势中，这种局势加剧了这种没有约束的军备竞赛，许多资金、劳力和原料已经耗费掉，而这些东西本可以更好地用以减轻世界上极贫困地区人民的痛苦。

现已证明世界是多么麻木迟钝，并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设置了多少障碍。假如我们在控制军备竞赛和建立更多的国际信任方面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必须普遍实现富国方面具有更多的谅解和更加公正态度的国际合作。

联合国的决议和报告已着重指出，在裁军和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以及实际上前者的进展将促进后者取得进展，并有助于把目前专用于军事目的的资源腾出来

用于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我们应当回顾，遵照关于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的第 94 和 95 段，设立了一个政府专家小组来研究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注意力要集中在把资源用于军事目的、集中在军备竞赛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集中在裁军措施的贯彻执行上以及把目前用于军事目的的资源重新分配用于发展。

令人感到烦恼的是，军事支出增加，各种武器正在完善，超级大国之间持续对抗，世界某些地区紧张局势似乎已经长期化，并且每年世界一些地区都发生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的事。

大会在第 34/75 号决议中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确定 1980 年代为第二个联合国裁军十年的宣言是提高世界舆论对裁军和有关问题认识的一种措施。在这第二个裁军十年期间，应当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综合性资料，即能创造一种有利于准备采取旨在实现真正和有效裁军的具体行动的国际气氛。

正如秘书长在他一份关于 1980 年代本组织工作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

“今年开始的第二个裁军十年，为在政治上确立可实现的具体目标并在这方面取得实质性进步提供了适当的基础。”(A / 35 / 1, 第 13 页)。

无可辩驳，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产生的最后文件是在促进停止军备竞赛的工作方面迄今产生的最全面的文件，但条件是主要从事军备竞赛并对之负主要责任的国家要支持该文件所宣称的目的。

在这个最后文件中，关于预计要召开的世界裁军会议，它声称：

“在尽量早的某个适当的时候，应当召开一次普遍参加并有充分准备的世界裁军会议。”(第 S-10/2 号决议，第 122 段)

还有一项计划，要在 1982 年召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以便对到那时所取得的进展作出评估。我国代表团十分坚决地支持这两项倡议。

我们必须作出任何必要的努力，以便在这一对人类极端重要的领域取得重大的

进展。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证明我们没有能力使各国在限制军备竞赛方面取得一致看法。

为了减轻战争的影响并在裁军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必须：第一，决不忘却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最终目标——一个必然会激发各国的政治意愿的理想；第二，利用我们所能得到的一切手段促使世界舆论认识战争现象，认识到只有和平的理想才是人类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总部将设在哥斯达黎加的和平大学就是一项将为此目的切实作出贡献的倡议；第三，加速执行一切已经商定的和目前正在谈判的裁军措施；最后，提倡不受限制地遵重本组织宪章的基本原则。

波亚尼先生（阿尔巴尼亚）：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对你就任第一委员会主席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贺。

在联合国的整个历史中，一直都在讨论本委员会现在审议的有关裁军的问题。各国人民和爱好和平的国家经过如此漫长的岁月本希望看到在裁军领域，或至少在遏止军备竞赛方面已采取了某些步骤，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尽管召开过许多次会议，有了许多宣言和决议，我们在整个这段时期却未看到裁军方面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爱好和平国家的许多代表在我们委员会里所作的发言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客观现实。

根据这一现实情况并根据世界各个不同地区不断恶化的局势，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愿意同许多其他代表团一起，就正在讨论的这些问题的实质内容，简单表示一些意见。我们认为，目前对各国人民、和平与国际安全构成威胁的巨大危险的主要根源和世界紧张局势及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就是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和它们之间对势力范围和世界统治的激烈争夺。为了实施这些政策并达到他们的目的，超级大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已建立了一个在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强大的军事机构。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及中国社会帝国主义者都维持着数以百

万计的、处于备战状态的士兵，而且它们建立了并且还在继续不断地增加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庞大储存量并使之现代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正在持续不断地加强其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正在努力扩大它们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活动。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也在美国的庇护下加紧努力在远东建立一个新的侵略联盟。

恰好就是现在，当我们在第一委员会这里就有关裁军的议程项目进行传统的大辩论时，由于超级大国奉行了战争贩子政策，各处紧张局势有增无减，世界各个地区都已爆发武装冲突。

自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以来的这段时期内，不仅在裁军方面无所事事，毫无进展，而且恰恰相反，使用武器和威胁使用武器已进一步加强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对阿富汗进行了野蛮的侵略，并正在使用最尖端的武器来扑灭该国爱好自由的人民的抵抗。正当苏联军队和苏联坦克长驱入侵阿富汗并使其人民胆战心惊的时候，美帝国主义者正在变本加厉地对伊朗进行讹诈和军事挑衅，并不断加强它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另一方面，社会帝国主义中国已目空一切地继续威胁说要给越南第二次教训。

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煽动仇恨和挑起局部战争的阴谋诡计和侵略政策最严重和罪恶昭彰的结果，就是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以及整个波斯湾呈现爆炸性局势。这一血腥冲突是在下述背景下酝酿并爆发的：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在这一重要的战略地区争夺霸权和世界统治，尤其是阴谋反对正在为捍卫自己的革命和国家完整进行坚决斗争的伊朗人民的反帝革命。

正如文件 A / 35 / 392 所载报告所说，今日的军费支出每年已达 5000 亿美元，即每分钟约为 100 万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是由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所耗费的。这两个国家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支出的增加速度比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速度要大得多。

这些国家的特点就是经济的军国主义化，这是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直接结果。两个超级大国长期以来一直在没有约束地进行的军备竞赛，不仅毫无放慢的迹象，相反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不断地加剧。增加军事预算的新计划，它们的军事集团、舰队和军事基地的日益增强和扩大，它们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部署以及它们的日益频繁的军事演习等等方面都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在联合国这里，在其他国际论坛以及在它们自己的宣传中，都在不遗余力地议论并高呼口号，要裁减军事预算和放慢军备竞赛，要限制与禁止核试验和核武器，以及要限制与禁止化学武器、细菌武器、放射性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每一年美国帝国主义者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毫不犹豫地把那些据说它们随时准备为实现全面彻底裁军和防止一场新的世界战争而采取各项措施的、已被人们听腻了的想法当作新建议提出来。多年来，美国和苏联一直在大肆渲染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裁军协定，甚至国际和平与安全协定的重要性。实际上，被如此大肆宣传为迈向限制战略武器的重要步骤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议，并不是走向裁军的措施，而是两上超级大国之间进行政治和军事性质的讨价还价的交易。

正如我们以前所说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只不过是这两个超级大国想方设法，图谋在它们所谓均衡的范围内，确定它们彼此均可接受的战略武器发展标准。

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继续不断地试图把它们之间保持“军事均衡”这一理论当作它们实现裁军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在均衡的掩盖下，它们都竭力使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权利合法化。它们声称，势力均衡是一种时代的需要，据称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它们甚至威胁说，这种均衡稍有紊乱，就会对国际关系和国际局势产生严重的后果。正因为这样，它们才目空一切地力图使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放弃它们的主权并接受将世界划分为若干势力范围的主张，以保持

这种均衡。毫无疑问，这是纯粹的、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逻辑。事实上，超级大国之间保持均衡的观念是帝国主义的一句老口号，超级大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使用它是为了证明它们干涉其它国家内政的霸权主义政策和它们为侵略及世界大战作准备都是正当的。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两个超级大国才发出了我们今年听到的相互指控——它们彼此指控对方在破坏保持均衡和限制军备竞赛所作的努力。

美国，在捍卫其世界范围的“重大利益”的借口下，正在为加强其军事机构、加剧国内的战争歇斯底里并使经济进一步军国主义化以及使一切武器系统日臻完善制定各种新的计划。为此目的，它已经建立了并正在加紧培训所谓的快速部署部队，准备用在那些它打算进行军事干预的地区。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正在步其后尘，他们也宣布，他们将增加和完善各种类型的武器，并且不准许改变美国和苏联之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各国之间在军事力量和军备方面的现有力量对比以维护苏联的利益，而根据他们的看法，苏联的利益也是同全世界息息相关的。

要求讨论题为“减少战争危险的紧急措施”这一新议程项目的苏联提案，只不过又是老调重弹，这是我们每年在第一委员会都已听到的。在这类提案中，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利用了各国人民渴望真正裁军的愿望，并利用了他们对世界大战危险性的担忧心情。

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认为，对近几年来发生的事件所作的分析表明，爆发一场世界大战并不是一种虚构的危险，而是真正的危险。正是这些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在把世界引向这样一场战争。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再也不容对超级大国的真正意图存有幻想或拖延采取行动的余地了。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直是并且现在还是在致力于真正的裁军，致力于国际和平和安全。阿尔巴尼亚人民，象世界所有其他各国人民一样，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各国人民和爱好和平的国家，不指望超级大国会裁军，也不指望它

们的谈判和协定会导致裁军。正因为如此，在目前的情况下，热爱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和主权国家，要提高警惕，粉碎其敌人的各种计谋，防止自己上当受骗去干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在世界规模从事的冒险勾当。

费恩先生（荷兰） 正如各位代表所知道的，我国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中已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发了几次言，然而，今天我将只代表我自己的国家发言。因此，我将要发表的意见，应当看成是我国代表团代表九国所发表意见的增补部分，但未必反映我们共同体任何一个或所有的伙伴国的意见。

我愿提醒本委员会各位代表注意，最近，在各个不同场合，在纽约这里，在日内瓦和其他地方，荷兰曾对今天再次出现在我们议程上的各项问题中的许多问题讲过话，因此，今天我将只限于对少数几个普遍感兴趣的题目，即主要就我们议程上的核武器项目发言。但我还愿简短提及另一个由于某些新的事态发展而引起我们关注的问题，即化学武器问题。最后，我将陈述我国政府对文件 A / C.1 / 35 / L.1 所载的苏联提案的看法。

遗憾的是，促使我今天对核问题发表意见的强大动力并不是这些新的事态发展。人们都感到，自本委员会上届会议以来的一年中，消极的因素大大超过无足轻重的积极事态发展。

我国政府确实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受到某些情况的影响，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自去年签订以来无法生效。我们希望，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条款在实践中会得到遵守。我国政府还感到遗憾的是，自大会上届会议以来，全面禁试条约未能付诸实施。这方面的的原因比较复杂，尽管这当然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未能生效是有联系的，但我们认为，这样联系是错误的。

而且我国政府感到遗憾的是，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虽然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但未能完全取得我们所期望的和努力谋求的结果。其它的核问题——消极

安全保障、无核武器区、削减，仅举这几项为例——都未取得什么重大的进展。就裁军而言，这并不是一个丰收年。

我现在谈谈我已提到的某几个问题：不扩散条约、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全面禁试、削减、无核武器区、化学武器，还有略微不同的一类，即苏联的建议。

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第二次审查会议最近结束了。我国政府认为，可以把它视为国际上在不扩散问题上所做努力遭到一次挫折，因为在核武器的控制问题上存在种种困难，使这次审查会议未能在现有的时间内，以协商一致方式商定一项最后宣言。

无可否认的是，持续不断的核武器的纵向扩散——这是未能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并且反映在我刚提到的全面禁试条约迟迟不能签订——对不扩散条约的持久性和可行性都构成了威胁。

从审查会议的结果来看，荷兰外交部长 1980 年 8 月 13 日在审查会议上致词时所说的话就更中肯了，他说道：

“如果我们不能使现有的核大国停止进行核军备竞赛，并尽快在核裁军方面创立一种可信赖的前景，那么终究是不可能防止更多的国家获得核武器的。当然，没有人指望立即实现核裁军，然而我们必须表明，我们不仅在口头上同意最终要实现核裁军，而且在实践上也同意这样做。”

如果要坚持不扩散条约各项目标的话，核武器国家必须采取有意义的措施来限制它们自己的核武库。我们敦促核武器国家要竭尽一切力量这样做，因为我们认为，如果认为已实施 10 年之久的不扩散条约是一份过时的或甚至是基本上构思不妥的文件，那将是错误的。目前包括有世界上所有地区三分之二以上会员国参加的不扩散条约，仍然是国际上不扩散制度的中坚柱石，在该条约的审查会议的一般性辩论期间以及在其闭幕会议上，几乎所有代表团的发言都令人印象深刻地证明了这

一事实。所有这些发言都有重申支持这项条约基本目标的内容。

这种不断的 支持所产生的一 个重大的必然结果就是审查会议就大多数有关国际保障措施的实施及指导和平利用核能的安排等问题在非正式的基础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在这方面得出的共同方案，使审查会议开得很值得。共同方案使人感到它的观点比较清楚，所以它将不会不对我们为加强不扩散制度所不断进行的努力产生持续而有益的影响。

在这方面，我们盼望参加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设立的供应保证委员会的各项活动。尽管我们仍然认为，这种应负责任的核出口政策，应当意味着在世界范围一视同仁地实施保障措施，但是我们认为，供应保证委员会应该是为在和平利用核能的关系方面努力达成新的协商一致意见而拟定共同的办法的中心场所。

在我一开始发言时，我就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未能实现其最后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形式，表示了我国政府的遗憾心情，虽然很重要的一点是注意到至少有一方已经公开表示它将遵守其各项规定。

如果可以的话，我愿引用我就在本委员会里，就这同一个问题于去年11月1日——几乎就在去年的今天——讲的几句话，当时我说：

“请允许我说两句难以开口的话：”——这是在阿富汗事件及随之而来的事情发生以前——“假如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得不到批准的话，那么一定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放弃全面禁止试验的借口，更不用说对不扩散审查会议漠然置之了。如果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失败了，我们相信负责的政治家会有这种政治机智和勇气把全面禁止试验立即贯彻下去。这点尤其重要，因为否则的话，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就可能会出现某些困难。”

(A / C.1 / 34 / PV.25, 第 27 页)

我们希望，明年将是国际关系和裁军取得更好成就的一年，第二阶段限制战略

武器会谈将得到批准，全面禁试将开始实施。但我还要再说一遍，即使由于某些令人遗憾的理由使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生效期又要推迟的话，我国政府仍将支持进行全面禁试会谈直到取得其必然的结果。

虽然我们对去年缺乏真正的进展感到失望，但我国代表团仍愿对在日内瓦参加全面禁试谈判的3个大国今年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比前几年更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报告表示赞赏。我们把这看成是一种令人鼓舞的象征，虽然这是在会议后期提交的。

这份三边全面禁试报告促使荷兰代表团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若干技术性意见。我们赞同该条约草案的某些方面——看起来它不仅仅是一份三边的而是多边的草案。然而，我们也提了不少建议——例如，有关时限问题，即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完成这一草案及其生效之间这段临时期限问题、进行申诉的程序以及为此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等问题。我们希望，三个谈判大国会考虑我们在那时提出的那些建议和某些其它建议。

我现在还愿公开表示：荷兰赞成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设立一个关于全面禁止试验的工作小组，不过，我们认为，如果三边谈判的大国中有任何一个国家拒绝参加该小组，这样做就沒有多大用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敦促所有5个核武器国家重新考虑它们的态度，并在成立一个有适当任务的全面禁试工作小组方面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其余成员进行合作。

我已提到过，核军备控制方面总的情况令人颇为沮丧，有鉴于此，关于“削减”用于武器目的的裂变物质的生产的建议在去年也不见有任何进展也就不足为怪了。不用说，我们对此是感到遗憾的，尽管由于这一问题复杂，在遏制核军备竞赛方面缺乏进展，并且又没有一项全面禁止试验条约，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应尽一切力量做好准备，以便有朝一日能开始就削减问题的协议（此协议能通过普遍实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措施而受到基本核查），

进行认真谈判。我们相信，这一天终将到来。

因此，我们欢迎在本委员会从实际可行的角度提出一项建议，以便采取必要的适当措施，为促进这种削减进行准备。

现在我愿对消极安全保证讲几句话，这是荷兰曾在联合国大会和裁军谈判委员会上不止一次谈到过的问题。

我想首先就这一国际文件可能会选用的形式，而不是实质内容讲几句话。这种选择看来是要么使其成为一项国际公约，要么成为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我们认为对这两种办法都应当进行探讨，但我们也相信，由于各种显而易见的理由，采用公约的形式恐怕十分困难。

采取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形式，就其实质内容而言，也是困难的，但程序要简单得多，也更加合乎惯例。鉴于这一问题的紧迫性，我们因而希望优先采用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办法，同时也不排除最终采用公约的形式。

一旦我们决定采用安全理事会的程序时，就会产生一个关键性问题，即能否找到一种有益的共同方案作为这样一个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核心内容。经过十分周密的考虑，荷兰相信这一点是能够做到的。

让我们首先研究一下，为了制订这一共同方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其次是，如果我们要达到预期的结果，我们不能够和不应该做的又是什么。

首先，我们应当清楚地牢记整个工作的基本目的是什么。这一目的就是要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因此，尤其要促进不扩散核武器的事业。这就是所要做的一切。

因此，我们应当记住，这项工作的目标是一种军备控制措施，但是象这类措施并不是一项可用来减少这一个或另一个核武器国家所拥有的核武器数目的裁军措施。这种值得赞扬的目的是我们也应该积极追求的，但是要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而不是从消极安全保证的角度。

现在我愿意谈谈我们认为什么是可以做到的。在对各种不同的迄今庄严地公开表示过的单边消极安全保证进行了十分细致的研究之后，我们认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其中大部分包含有可用来集合成一个有益的一致方案所具备的充分的共同基础。这样一种方案不会损害任何一个核武器国家的重大安全利益。同时，存在着这样一个共同方案，还会对无核武器国家的消极安全保证系统作出十分重大的贡献。

显然，如果无核武器国家同意这样一个共同方案，则这一方案就能庄严地载入一份象安全理事会决议那样的权威性国际文件，这不仅对我已经提到的，本身就非常渴望得到的那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大有裨益，而且还能加强不扩散制度，正如我前面已经讲过的，这是我们的主要目的并且也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我们想象得出，当安全理事会讨论这个问题时，核武器国家将在这份载有商定的共同方案的决议通过之前，以国家名义发言，而这些国家的发言不一定都是相同的。在这些发言中，核武器国家可以在这一共同方案范围以外各抒己见。

荷兰愿意同那些对这一共同目标获得成果真心诚意地感兴趣的国家一起处理这一问题。

在今天的这一发言中，我不打算一般地谈论无核武器区的问题，也不打算专门谈论哪一个无核武器区的问题。这决不意味着我国对这一问题不感兴趣，或者以后对这一问题不再评述。恰恰相反，我们打算当讨论这些决议草案时在我们审议的第二阶段期间，再回过来讨论无核武器区问题。

在我刚开始发言时，我曾说 1980 年就裁军而言并不是一个大丰收年。但就化学武器而言，情况不完全如此，尽管一直有报道说，在世界不同地区确实使用了化学武器。对这些传说应当进行调查，而在这一调查过程中，国际社会实际上就是在做 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在法律上欠缺的事——把对使用程序的核查付诸实施。我国代表团将积极支持实事求是地、公正地和不偏不倚地调查这些报道，只要能确立

一个核查使用情况的先例就行了。

如果我刚才说过，1980年在化学武器方面并不是一个那么欠收的年景——这不包括那些报道——我当然是指裁军谈判委员会同前几年相比在化学武器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尽管这些进步并不大。荷兰政府强烈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当沿着已经开辟的这条新的道路继续往前走。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有责任齐心协力地解决这些余下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真是太了解了——既多，又复杂。

我们大家都知道，主要障碍之一就是要求有充分的核查措施。荷兰政府非常重视保证进行充分核查的各项规定，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深知，我们不能允许那种实际上不可能达成协议的、夸大其词和不必要的繁琐规定来阻碍最终完成一项条约；如果在这种国际安排的其他部分载有赔偿的内容，则更应如此，因为这种安排总的来看可以说是够充分的了。

关于这一点，我愿提及1980年7月24日荷兰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上的发言。在这一发言中，提出了这一论点：假如一项化学武器公约规定了明确的范围，核查办法的合理体制，最后还规定了保护措施的充分办法，那么我们就算实现了我们的目标。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过分求全责备。

我现在要对苏联提出的题为“减少战争危险的紧急措施”的决议草案(A / C.1 / 35 / L.1)讲几句话。当然，我们必须根据苏联在一般性辩论会上的发言来理解这份决议草案。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也一再提到过该草案。正如我国代表团几天前在代表欧洲共同体9国发言时所说，我们认为这份决议草案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在我提到的这一发言中，已列举充分理由，说明为何反对整个这项决议草案，特别是反对其中第一部分。我无须再重复这些理由了。但在讨论这一决议草案的其他部分内容之前，我愿就该草案的第一部分发表一点我个人的意见。

我在阅读这份决议草案时感到多少有些迷惑不解的是，苏联竟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试图阻止联合国会员国同其他同样感到受威胁的联合国会员国一起加入一个防御联盟以防御外国的干预。

我感到迷惑不解，同时也想起了一件往事，即不久前在日内瓦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上，苏联代表的发言同样令我惊讶不已，这一发言同现在第一部分所载建议如出一辙。在 1980 年 2 月 14 日，当苏联代表在日内瓦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上讲话并回答裁军谈判委员会其他代表，其中包括荷兰代表，关于军事干涉阿富汗问题的某些发言时，他特别谈到：

“我愿再次强调指出，苏联的军事援助是根据 1978 年 12 月阿富汗和苏联缔结的友好、睦邻和合作条约的规定，应阿富汗政府的要求而提供的。正如你们所知，联合国宪章给予每个国家集体或单独自卫的权利，而且其他国家，其中包括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国，也经常运用这一权利。”(CD / PV.60, 第 20 至 21 页)。

那时，华沙条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例如，保加利亚代表 1980 年 2 月 7 日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次正式会议上发言说苏联的行动是

“……基于 1978 年 12 月阿富汗和苏联缔结的友好、睦邻和合作的双边条约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并且是根据每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享有的单独和集体自卫的权利……”(CD / PV.56, 第 25 页)

我还可以引用华沙条约组织其它成员国根据这两段引语中所体现的同样路线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上所作的发言。

我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鉴于这里在阿富汗事件上对所谓的友好条约作出的解释，还应该在这项决议草案的第一部分指出这类友好条约是不应带有任何军事职能的条约和联盟。

苏联提案的其他部分同样引起反对并且是不现实的。在第二部分所载建议宣布

1981年的元旦为按当时军队和常规武器的水平进行大冻结的第一天，这当然是不现实的，并且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宣传。例如，苏联的提案根本未载有任何有关核查措施的规定。

至于有关消极安全保证的第三部分，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问题从它在苏联提案中所提出的方式而言，是个有点过于敏感的问题，不好进行讨论。关于荷兰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请参看在我论述这一问题的发言的前面部分。

还有决议草案第四部分，对它不能真正认真看待：一年的暂停期——以及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一种短期暂停——不是对继续进行试验这一非常严肃问题的回答。在这里苏联提案再次对任何核查规定只字不提。

我在前面已经谈了我国政府对全面禁止试验的看法，并且我们希望苏联政府将会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并为迅速缔结一项永久的而不是仅仅一年的全面禁止一切试验条约作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塔鲁阿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是我首次在本委员会发言，我愿向你及本委员会的其它主席团成员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最诚挚的祝贺，祝贺你们当选担任本委员会主席团中各自的职务。我们极有信心在你的干练的领导和指引下，我们将能有成效地履行大会交付给本委员会的职责。

我国政府对裁军问题的看法以前曾多次在本讲坛上发表过。每一次我们都对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表示极大忧虑，因为它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威胁到一些象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的小国的存在。如果不真正努力去扭转目前这种趋势而听任其继续下去，那么毫无疑问，其后果对我们大家——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都将是严重的和毁灭性的。我们感到特别不安的是，无论是常规武器或是核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已经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而且许多国家的军队已经增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事态发展威胁着在公认的安全

国界内的和平共处局面。

然而，我们确实注意到，鉴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一世界环境很不安全，每个国家都有一种不可避免的责任为它自己的安全提供充分的防御。尽管如此，连续不断的军备竞赛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死存亡。正象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样，它可以意味着文明的终止。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有关裁军的宣言开头的几句话清楚地叙述了这种忧虑的心情，它说：

“人类今天面临着一场空前的自我毁灭的威胁，这是由于不断制造的最具有毁灭性的武器的大规模和竞争性的积累所致。仅仅是现有的核武器的军火库就足以消灭地球上的一切生灵而绰绰有余。”（第 S-10/2，第 11 段）

因此，现在已是时候了，国际社会应该采取适当措施去扭转（即使不是制止）这一危险趋势，并通过逐步而有效的办法——即从削减现有水平的军备开始，接着再对这些武器的任何进一步发展和生产予以限制——进行裁军，以谋求安全。

因而裁军已成为我们今天面临的一项绝对必要和最紧迫的问题。虽然人们已经作出某些努力削减日益增多的武器，但是令人不能满意的是，在这方面并未看到任何实际进展。尽管如此，令人鼓舞的是注意到已经就限制某种武器或把它们全都消除达成了某些局部协议，如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但实际情况仍然是这些协定是寥寥可数的，而军备竞赛却在继续，尽管人们尽量设法去制止它。

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特点是充满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乱。当扩大军事力量在世界上占优先地位时，有些政府靠建立较强大的军事防御力量来抵御外来敌人。因而产生军费支出的增长比通货膨胀的速度还要快的局面。结果，核武器到处泛滥，现在的数目已超过 5 万。在军费增加的同时，世界上必需商品的价格上升更快，能源供应变得更紧张，失业人口增加，更多的人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和清洁的饮用水——而这是文明生活的最低需求。这些事物相互作用的必然

结果，就是群众生活水平下降。这些情况是由于各国政府将其国家预算的较大一部分专用于军事支出而不是用于经济援助和社会发展。

尽管经济和社会条件继续在下降，而军事支出却在持续上升并已达到每年5000亿美元的程度，看到这一点令人感到很遗憾。这样一种趋势，明显地指出世界军备竞赛的规模以及它在向更加激烈的程度无情地推进。世界的军费支出在1979年看来已超过4600亿美元，而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每年平均支出为3700亿美元。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世界军费支出一年将超出6000亿美元。这一军备竞赛的中心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争夺。单单这两个国家就占世界军事支出的58%：再加上它们的盟国，这笔支出达总额的80%。

如果能把这笔庞大的军费中的相当一部分转用于提高世界各国人民的福利水准，我国代表团完全相信，某些普遍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弊病就可以减少到易于驾驭的程度。然而，我们知道，这些问题不会完全根除。但公正持久的和平不可能建立在贫穷、饥饿、失业和非人的生活条件上。只要存在着贫富悬殊的现象，世界上将总会出现不安全和不稳定局面。真正的持久和平，在某种程度上，要通过利用目前用于军事目的的某些人力和物力资源才能实现。

在武器和武器装备方面日益增多的国际贸易反映了最近军事趋势中的两个最危险的问题：尖端武器和技术在世界上的流动和工业化国家政府在援助和怂恿这些扩散方面所起的作用。最新数字表明世界武器贸易在1978年达到210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是输入发展中国家。然而，销售竞争加强了，因为更多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进入市场销售重要武器。实际情况是，发展中国家往往在最尖端武器进入生产国的军火库之前就能在武器市场上买到它们。

各进口国家感兴趣的是供应来源的多样化可作为反对政治支配的一种缓冲办法。在促进这项贸易方面，各国政府是活跃的销售伙伴，经常以军事、政治和经济的理由来为它们所起的作用进行辩护。武器贸易也被看成是对外政策的一个组成部

分，它通过在卖方与买方之间建立特殊的纽带来确保政治影响。事实证明，国家从武器贸易获得好处是令人怀疑的。贸易平衡和实力强大的多国武器贸易商所得到的短期经济利益还不足以抵消国家一级长期受到的不利影响：即对世界价格的压力和民用市场竞争利益遭受的重大损失。从对卖方的政治保险看，这些武器，不论是赠予的还是出售的，都对巩固友好关系造成不良结果。

我们要提的问题是这一切将在何处了结？如果回顾近几年来的军备竞赛弄清了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这种精心改进战争武器的激烈竞争不会自然地减少或消失。除非有停止这种竞争的政治愿望，否则除了发生一场相互毁灭的大灾难外，目前还看不到尽头。而作出一项政治决定的意愿要求我们除了近年来已很明显的外交活动外，还要开展更加认真和创新的外交活动。只有当公众意识到防御是一项十分昂贵的措施，而且这种防御办法已不再能对付侵略者所能采用的各种选择的范围时，这种政治决定才会作出。一个国家可以创造出更加凶恶的报复性武器，但它现在却没有能力保护人民免遭这些武器的袭击。

我国代表团对目前正在举行的缔结一项全面彻底裁军条约进展缓慢感到沮丧。看起来迄今所已取得的任何进展都是关于程序问题，而不是关于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重大目标采取的任何具体措施。甚至最近召开的关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审查会议也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就结束了。然而，我们注意到在某些裁军领域已经达成了一些局部协定，诸如，1963年签定的全面禁试条约以及在1970年生效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我们愿敦促尚未成为该条约缔约国的那些国家立即加入该条约。我们欢迎大会作出的关于把1980年代宣布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决定，并希望在这段时期内，将取得某些具体的成果。

现在我们来谈建立无核武器区的问题。在世界各个不同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是一项重大的裁军措施。重要的是，在世界各地区有关核活动的任何发展，都要得到属于该特定地区各国的充分认可才行。同样重要的是，该地区的所有国家保证充分

遵守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安排或协定的一切目标、宗旨和原则，从而确保这些地区真正不存在核武器、不进行核武器试验以及不倾倒核废料。为此目的，我国代表团提请本委员会注意论述在南太平洋建立无核武器区概念的1975年12月1日的大会第3477(XXX)号决议。我们认为，这样的区域协定符合有关裁军问题的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目的。使自己的地区摆脱一切形式的核活动，也正是南太平洋各国人民的意图。

巴布亚新几内亚属于南太平洋地区，该地区的各会员国都对军备竞赛及其严重后果感到担忧。我们要对我们地区各国人民的安全和福利感到担忧，因为在这一地区连续进行核武器试验。南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渴望南太平洋不会遭到核污染和核冲突的危害。关于这一点，1975年7月3日南太平洋论坛的各国政府首脑通过了一项关于停止在该地区进行一切形式核试验的公报。该公报赞扬了建立无核武器区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的主张。这项公报的通过得到了赞同这一观念的1975年12月1日的大会决议的肯定。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核装置的试验仍在进行。继续试验无疑会对该地区的生命和环境造成严重的损害。令人感到失望的是，太平洋地区某些国家，尽管表示拥护无核区这一概念，但却甚至不准备支持或采取步骤来促进在太平洋建立无核区这一概念。实际上，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对这一想法只是口惠实不至而已。研制和试验中子弹证明了核试验在继续进行而未稍减，中子弹的作用甚至具有更大的毁灭性。我们要求那些对此负责的国家把这些灾难性和残忍的武器的试验局限在它们自己的国土上。

我国代表团对一切形式的核试验——大气层的或以其他方式的试验——所持的反对态度，已在本论坛和其他场合向大家讲过了。我们同样反对到处倾倒核废料，特别是反对倾倒在南太平洋地区。因此，我们再次要求对此负有责任的各国政府在太平洋停止一切形式的核试验和倾倒核废料。为此目的，我愿提请本委员会注意1980年10月9日我国的外交部长在大会全体会议上的一般性辩论时的发言。他

说：

“我们并不认为在太平洋地区进行试验和倾倒核废料是无害的。实际上，所造成的长期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对此负有责任的国家应当在其现有的边界内进行其核试验和倾倒核废料，以此作为忠于它们自己技术的证明。”

(A / 35 / PV.30, 第 21 页)

不扩散核武器是一件我们大家都关心的事情。我们承认所有国家都有权为和平目的发展与使用核技术，但从事这种计划的国家一定要保证防止把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能转用到核武器上。

我们极力主张，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应当根据一致同意和适当的、在一视同仁的基础上实施的国际保障措施来进行国际合作，并且所有各国的核设施一定要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经常检查。

为了签订一项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条约，应当在有更全面措施的情况下进行各项有关局部裁军措施的谈判。我国代表团认为，普遍接受的裁军协定将有助于建立各国之间的信任。我们希望，为了给顺利进行裁军创造有利条件，所有国家都将遵守联合国宪章的条款。如果它们不采取可能对裁军领域的努力产生不利影响的行动，那也是有好处的。显然还需要表现出积极参加谈判的态度和达成协议的政治意愿。

在结束我的发言前，我愿发表我国政府对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看法。我在前面已经谈过并且现在我将再次说明，巴布亚新几内亚欢迎美国和苏联签署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然而，我们感到失望和担忧的是，批准这项协定的进程正由于某些无人知晓的原因而遭到拖延，从而妨碍了这一协定的贯彻执行，并为谈判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设置了障碍。我们曾经希望签署和批准这项协定，将对进攻性战略武器系统规定范围，并为今后朝向全面彻底裁军所作的努力提供一种政治气氛。我们认为，占有世界上大部分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这两个

超级大国，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必须发挥积极和主导的作用。它们对国际社会负有特殊责任。

最后，我要重申，除非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表现出要采取全面彻底裁军宣言的行动纲领中所概述的措施的某种政治愿望，否则这项宣言中所建议的各项措施都将实现不了。我们相信，要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这一最终目标的大部分责任是在于那些核武器国家，我们将为实现这项目标尽自己一份力量。

范登·霍伊维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阁下，我愿首先表示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样祝贺你就任第一委员会主席。这项要解决涉及到整个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复杂问题的任务，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我们相信，你的经验和经证实了的娴熟技能，将使你能成功地指引我们完成本届会议的任务。你事必躬亲，在发生危机的重要时刻和在我们国际系统进行谈判中必亲临现场，这一贯令我叹服。我国代表团，把你的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机敏正直的作风视为国际社会最重大的一项财富。我们美国代表团祝你一切顺利，并保证在今后的日子里与你充分合作。

在我们举行目前即将结束的裁军周的时候，我们有必须回顾在联合国宪章意味深长的前言中所阐述的有关联合国的宗旨。这些宗旨最前面的几个字“欲免后世再遭……战祸”，是形成本委员会议程的促进因素。

最近我们已听到了对和平与安全工作的目前情况及其趋向所作的可悲评估。令人悲哀的是，的确，国际社会迄今已使联合国创立者的神圣愿望落了空。当我们今年在第一委员会进行我们的工作时，我们不能够对紧紧笼罩着今日世界的这种恐惧和猜疑的气氛视若无睹。但是，我们能努力保证我们的行动并没有加剧它，并且我们的确应该不断寻找机会减轻它。

当然在这样一个论坛的辩论中出现各国立场抵触是不可避免的。明确而有力地捍卫在这里派有代表的各主权国家的观点，能够对相互理解作出有益的贡献，但是

只有避免对其他国家进行无端的攻击并从我们进行的广泛讨论中寻找共同性的线索以及经常不断地谋求找出有可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基础，才能更好地为和平事业和有效地限制军备服务。

根据这种思路，我想阐述美国在军备控制和安全方面的政策的主要部分。

美国历来致力于控制武器，而不是追求无限制地增加。从第一个试图停止扩散核军备的具体建议——即通称为巴鲁克计划的1946年建议一起，通过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开始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到最近进行的旨在限制远程战区核力量的会谈，美国始终不渝地采取主动行动，旨在达成现实的、有效的并能进行核查的军备控制协定。我们已经撤销了各种意思不明确和不现实的提议，相信一项逐步的办法是在限制和裁减武器方面取得进展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法。在这方面取得进展一直是，现在仍然是美国的目的。

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实，只要没有任何已生效的能够大幅度削减军备的国际协定，这个现实就意味着生活在一个高度武装的世界之中。现实还意味着只有在一种尽管有不可避免的政治分歧，但在各国间存在着基本信任的国际气氛中，才有可能就军备控制取得重大进展。这样一种气氛显然不取决于各国政府所说的话，而是取决于它们所做的事。在这里，我必须直言不讳。苏联尽管拟定了一连串有关立即裁军、解散联盟和诸如此类的宣传性建议，它却继续在一个劲地增强其军事实力。苏联政府与西方各政府大不相同的是，它不经过公开分析和仔细审查就对这类问题作出了决定。而且这些决定的结果，至多也是在这些决定已经贯彻执行之后才让大家知道的。

前面的几位发言人已批评了把核威慑的政策作为一种防止战争爆发的手段。尽管如此，实际情况仍是，在各种条件适宜于寻找某些更有效的备选措施之前，威慑是我们所能掌握的最有效的办法。美国的核政策是以维持足够的力量以确保威慑能起作用为前提的。它并不是以开始一场核战争，局部的或其他型式的核战争为前提

的。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这间屋子里就有些人一直想方设法把我们的政策描绘成旨在使这个世界接受核战争这一概念，或者描绘成故意在计划一场有限的核冲突。这些指控来自对美国核打击目标的影响这种说法的一些不负责任的推测，而关于这一说法在今年早些时候，已经进行过许多次的公开讨论了。

为了纠正错误的说法，我愿引用国务卿马斯基在1980年9月16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的证词，国务卿马斯基说：

“这种抵销的战略强调并正确无误地向苏联人传递了两个基本的事实真相。第一，他们决不可能从首先使用核武器上获得任何可设想得到的利益，不论发动的核打击范围多么有限或广泛，也不论在冲突的哪个阶段发动的都一样。第二，核冲突不能成为达到国家的政策目标的一种工具，不论对我们或对苏联来说都是这样；在一场核战争中，肯定不会有胜利者。”

国务卿马斯基接着说：

“我不愿让任何人错误地作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突然变得很自信，认为我们有能力谐调地安排核交锋和控制不断升级的局面，或者我们已经对于使用核武器感到洋洋自得了。”

国务卿马斯基还强调说，美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会把抵销战略看成可以替代军备控制，或看作是不再迷恋于军备控制进程的迹象。恰恰相反，这种抵销战略是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我们的长期军备控制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尽管在阿富汗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一些事件已经投下了阴影，但美国认识到，正是在目前国际紧张局势最严重的时候，致力于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和采取各项旨在维持和促进军备控制的措施，才变得更加紧迫了。那些实现的可能性实际上等于零的宏伟绚丽的计划是不会带来成功的希望的。而正是各项切实可行的、有效的和可核查的军备控制措施，才能加强直接有关各国和整个世界的安全。我国政府在这

方面的记录是很清楚的。

卡特总统支持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并打算在选举后立即同美国参议院的领导进行磋商以便尽可能快地恢复批准的进程。而且我们仍然支持，在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条约之后，同苏联就进一步相互限制和削减核武器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在条约批准之前，正象我们在以前已经讲过的那样，我们认为适宜的做法是，双方都不采取任何与这项条约的规定不一致的行动。

就在最近，在日内瓦，我们开始了初步的讨论，盼望在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范围内有意义也及平等地限制美国和苏联的战场核力量。

我国政府也充分支持及早达成一项有效的和可核查的全面禁试条约。正象7月31日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三个谈判方面的报告所表明的那样，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余下的问题，除去少数几个例外，都是些技术上相当复杂的、政治上极为敏感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确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我们正在10月6日开始的目前这一轮谈判中继续作出我们的努力。

美国，同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各盟国保持一致，正在实行它长期所作的承诺，谋求在中欧实现共同均衡减少和限制军事力量。

关于化学武器问题，我们正在同苏联继续进行双边谈判，并对裁军谈判委员会有关这一问题的工作给予我们的充分支持。

美国和苏联关于放射性武器的联合倡议，已经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我们期待着该委员会进一步进行工作把这项倡议转变成一项多边条约。

美国作出了重大的努力促进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圆满结束。紧张谈判的结果是这次会议在本月早些时候，就扩大有关武装冲突的法律规定范围的有益协议达成了一致意见。

根据这些记录，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指责美国破坏军备控制谈判或在取得积极成果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岂非咄咄怪事！如能冷静地研究这些事实，就会得出颇为不

同的结论了。

苏联入侵阿富汗，使正在进行的军备控制谈判的政治气氛发生了急剧变化。苏联的行动已经违反了不干预、主权和自决等项基本原则。最近在这里的某些发言人妄想歪曲记录的企图，是不能够掩饰这一事实的，它对促进和平与安全工作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也同样不能掩饰这一事实。一个谋求减少战争危险的国家，最能证明其真诚态度的就是停止自己的侵略行动，而不是提出一些试图把国际注意力从它的侵略行动上转移开来的决议。苏联已经分发了一项这类决议。美国认为这是完全令人难以接受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向本委员会推荐 10 月 28 日荷兰代表的发言表达的欧洲共同体 9 个成员国对这项建议的看法。

象全世界亲眼目睹在阿富汗发生的这类行动，不能不对美国人民和美国领导人怎样看待这个影响着国内和国际安全的、正在进行谈判和即将缔结协议的问题，产生深刻的影响。例如，在 1978 年，苏联由于它自己卷入非洲之角的冲突，就在印度洋地区集结海军，尽管与此同时，它还同美国就印度洋限制军队数量方面进行会谈。苏联海军集结是同这些会谈的精神不一致的，因此我们别无其他选择只能停止会谈。就在这段时间当中，日益增多的区域不稳定状况，进一步减少了就印度洋限制军事力量进行有成效会谈的机会。然而，又一次，由于苏联的行动——这次是入侵和占领印度洋地区的一个内陆国阿富汗——实际上破坏了进行这类会谈的前景。

我今天就美国正在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作出的实际努力的简短概述，当然只是部分叙述，但它确实着重指出了一点，即尽管国际气候恶化造成重重困难，美国仍决心致力于达成有效和可核查的军备控制协定以确保有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但是要实现这一军备协定的目标，我们不仅必须寻找新的措施，而且我们还必须兢兢业业地确保使现有的军备控制措施得到充分地遵守。

几个月以来，我们对于在阿富汗、老挝和柬埔寨可能已经使用过化学武器的报道一直极感不安。尽管这些报道为数甚多，而且持续不断，但单单凭这些报道还不

足以使我们能作出明确的结论。就为了这个理由，我们认为，进行一项没有偏见的调查以确定所有这些报道背后的事事实真相是必不可少的。这个问题十分重大，国际社会不容忽视。澄清这一问题，对我们大家都极有好处。若不这样做，就会破坏军备控制和国际法。国际社会除了帮助弄清这些事实外，通过联合国采取行动，也将有助于制止使用化学武器和加强 1925 年的日内瓦议定书。

关于这一点，我们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它最近的一届会议上，强调了国际社会有必要作出努力来确定有关使用化学武器的这些报道背后的事事实真相。现在正是应由我们这些本委员会的成员竭尽一切努力以澄清这些令人不安的报道。

防止核武器的扩散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重大和最富于挑战性的任务之一。国际努力的一个基础就是不扩散条约。我们在这里有许多人都曾参加过最近这次该条约的审查会议。虽然未能达成一项最后宣言，但一致认为这项条约基本上是正确可靠的并对其普遍遵守情况感到满意。这次会议实现了它的主要目的，即又给各方提供了一次机会在一起审查这项条约的效力和在实现条约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实际上对这项条约本身和对它的目标都没有任何批评意见。当然，对于在实现有关控制和裁减核武器的第六条的目标方面进展缓慢感到十分担忧。我们在审查会议上已经讲得很清楚，美国同样怀有要更快地取得具体成果的这种普遍强烈愿望。然而，如果我们要使我们的努力取得成功的话，我们必须承认在达成有效和持久的军备控制协定上是没有捷径的。需要作出稳妥、耐心、艰苦和辛勤的努力，对此我们可以作出保证。

当然，在本委员会的议程上还有许多其他问题。美国对其中大部分问题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我现在就不细谈这些问题了。在我们开始审议有关的决议草案时，我国代表团再对它们进行阐述。

在我结束发言前，我愿从目前的问题转而谈谈未来。就在两年多以前，在不结盟国家的倡议下，我们聚集在这里参加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一次特别会议，并

就一项包括行动方案——今后行动的广泛指南——的最后文件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大会将为定于1982年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采取初步的准备措施。

当我们开始这些准备工作时，我们必须仔细地考虑我们希望第二届特别会议完成的工作。显然我们将要求审查在贯彻执行第一届特别会议制定的行动纲领方面的进展情况。然而，除了进行这项审查外，要更多思考和研究的是我们能够有效地完成哪些事情。

不论我们决定做些什么，第二届特别会议的成功，将取决于我们大家能在多大的程度上避开那些浅薄和不切实际的建议而集中认真考虑那些加强安全与稳定的、建设性的、有效的及可核查的军备控制措施。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它的成败将会受到国际政治气候的影响。关于需要做些什么来改善这种气候是并不神秘的。一个没有侵略的世界将对限制和消灭军备的建设性对话提供一种有利得多的环境。

同时，我们必须做我们在这里所能做的一切工作以忠于我们对联合国宪章目标的信念，在我开始发言时曾回顾了这些目标。让我们很好地利用大会本届会议来探讨将带领我们实现我们所谋求目标的广泛协商一致的基础。这样，我们也能够帮助开始恢复各国之间信任的气氛的进程，而这种信任是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一个没有可进行侵略和武器的世界——所必不可少的。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法国代表团愿首先向你和主席团其他成员表示它衷心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你的威信和经验使我们确信，第一委员会的辩论将以最佳方式进行。我们愿向你保证我们与你充分进行合作。

今年我们的辩论会是在一个对裁军前景具有最明确影响的环境中召开的，正象某些人所坚持认为的那样，这不能同总的政治形势分隔开：苏联占领阿富汗，在中东，东南亚和非洲已经爆发的和正持续着的冲突，都对安全和信任产生有害的影

响。这样的形势自然会导致军事集结，并有可能重新开始军备竞赛。

然而，这里面固有的危险本身应激励我们寻求各种恢复安全与信任的方式方法，从而尽可能进行裁军工作。

但我们必须从过去的事情中吸取教训。今天要在裁军方面取得进展，就需要对今后在协议中谋求这种安全和信任所需条件，保持更高警惕和提出更严格要求。当然，这些努力能否成功多半将取决于国际形势。在目前，不论会有多少怀疑和焦虑，必须保持第十届大会特别会议在裁军工作方面的势头。为此目的，在一些十分重要的领域中，可以而且必须把所采取的行动继续进行下去。

首先，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所进行的工作，确是这样做的，在该委员会中，今年已通盘审议了委托给工作小组的 4 个问题，尽管得出的结果不一样，但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该委员会目前正发挥其作为一个谈判机构的作用。

裁减化学武器这一主要问题，特别是关于未来公约中的各个主要方面，是实质性辩论的主题，这一辩论使大家有可能探讨种种困难和暂时拟定一个有关一致观点和不一致观点的一览表。我们认为，这是多边谈判中的第一个阶段。它为继续在这一必要的事业中作出努力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尽管我们并未低估有关的困难。法国政府很重视这一点，除其它因素外，它作为 1925 年关于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的保存国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方面，它不能不注意无论是何种来源的任何有关在世界某一地区可能使用这类武器的消息。

关于在今年开始的关于放射性武器公约的谈判，必须进行下去，我们并且希望能在 1981 年将圆满结束。尽管看来它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情，但事实仍然是，它确实属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而且这项公约的缔结将为它增光。

今年要求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无核武器国家作出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保障，曾一度成为裁军谈判委员会讨论的主题，尽管这些讨论表明有关大国的立场并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目前情况下，寻求一致的解决办法看来不可能取得成功。然而，业已作出或提供的保证，不论有多大差异或局限性，都是一种实质性的答复。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公平的。

裁军谈判委员会好不容易才着手这项综合裁军方案的研究工作，该方案是要提交给定于1982年召开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在这一方面，该委员会已经收到了裁军审议委员会有关这一方案内容的建议。我们非常重视它的准备工作，因为对它的讨论和通过，将毫无疑问地成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会议的主要任务之一。这届会议也将有助于保持预期的势头。大会准备通过的这项宣言将表明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愿望，裁军审议委员会已为该宣言拟定了一份草案。

另一组有关当前工作的问题属于大会建立的专家小组管辖范围之内。在这些工作中，法国政府特别重视有关设立一个国际卫星监测机构和一项用于发展的裁军基金的建议，这两项建议都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978年向大会提出的。

研究这些建议中的第一个建议的专家小组今年举行过两次会议；它准备在明年早些时候完成它的最后报告并把它提交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我们特别欢迎国际社会各会员国对这项建议给予越来越多的支持。由于裁军和安全是每个人的事情，我们认为向联合国提供可用来核查裁军协定的执行情况，从而或许有助于监测和改变危机的各种尖端监测技术，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很必要的，专家的临时报告载有一些肯定的结论。我们相信，他们的最后报告将为大会1982年可能作出的决定提供一个适当的基础。

关于拟议中要设立的一项用于发展的特别裁军基金，现已把它提交给索尔森夫人主持下的工作小组去进行研究。根据这项建议，必须在执行裁军协议之前就把资金腾出来用于发展，可由拥有最大武器库的国家以当前主要武器为基础提供款项。我们认为，只有让那些国家认识到不仅在裁军和发展之间，而且在军备水平和为发展工作出力的责任之间都存在着联系，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我愿在这份当前行动——这反映出联合国正在努力造成的这一势头——的一览表上再加上一个提示，即最近在日内瓦已经创建和设立了裁军研究所。关于设立这一研究所的建议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于 1978 年向联合国提出的，该所现在已能开始工作了。我们完全相信，它将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完成其具体而必要的任务，并同其它从事裁军研究的机构一起进行工作。

法国代表团现在愿意就两种谈判谈谈看法，这两种谈判尽管严格地说同裁军没有关系，但同它还是有联系的。第一种谈判是在发生冲突时关于某些武器的使用问题，第二种谈判是安全问题。

联合国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的会议于 10 月 11 日结束其工作，通过了一份一般性公约和三项分别讨论了用 X 射线、地雷和饵雷不易发现的武器碎片和燃烧武器的议定书。虽然我们对公约中的某些条款和缺陷有保留意见，法国政府对这些谈判中的积极成果表示欢迎。已制订的规则尤其改进了对平民百姓的保护，并禁止使用同地雷和饵雷有关的某些应受谴责的技术。

正如在大会第 34/80B 号决议中要求做到的那样，法国政府决定从 1980 年召开联合国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时起，就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我们愿意通过这种办法，以印度洋的一个沿岸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和一个海洋国家的三重身份，来表示法国对该委员会工作的关注。

关于这一点，法国代表团希望，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将根据它的协商一致的规则，向我们的委员会提出一份现实的和建设性的报告，说明在一个战略和经济利益对所有国家都至关重要——从最近一些事件来看尤其是这样——的地区，对安全和裁军问题采用区域性办法的可靠性。

法国代表团已经向该特设委员会提了不少建议，我们希望该委员会能在它于适当时候召开的印度洋会议的筹备工作中把这些建议考虑进去。

我不能只提到区域裁军办法而不对欧洲裁军会议进行评论就结束我的讲话。

自 1978 年提出召开欧洲裁军会议的建议时起，该建议就得到了有关各国，即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签署国的广泛支持。这项建议促使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 35 个成员国之间举行了多次磋商。可望不久后在马德里开始的会议会取得若干重大的成果并帮助我们确定裁军会议的任务。这项任务应就军事范围内的若干重大的建立信任措施作出决定，从而导致在裁军方面进一步取得进展。

所有这些我们已经提到的倡议、谈判和决定表明，1978 年出现的、对裁军继续作出的努力，在困难环境下还是保持了它的势头。尽管其范围不大而且步伐缓慢，但仍然在运动。在我们期待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召开时，这种运动必须坚持下去。

如果要取得成功，还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

首先，必须有充分有利的国际局势。显然，紧张局势的加剧和冲突会损害这一事业。如果人们无视国际局势和信任和安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那么在裁军方面将不可能取得进展。

然后，必须把已经审查的领域里的进展继续保持下去。如果 1978 年以来行动损益决算表呈现顺差，就会给人们以巨大鼓舞，这是在国际社会将要讨论裁军工作的某个新阶段的时刻有助于建立信任的因素。

其次，需要维持一个有关裁军原则、目标和条件的一致同意的基础。这一基础是由最后文件提供的，而我们认为最后文件是一种裁军宪章。这一最后文件并不反映短期和中期的裁军发展进程中的某一时刻；它表示在历史目前阶段中同裁军有关的某些长期存在的事实。不应当对它进行修正或重新谈判。

最后，对这届特别会议必须适当进行准备。我们认为这类准备将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建立一个总的来说同以前 1976 年的模式一致的筹备委员会；按 1978 年会议最后文件要求，由裁军谈判委员会拟订一份综合裁军方案；最后，拟订各项有关具体措施的具体建议，有不少专家小组目前正在就这项任务进行工作。

在本届会议过程中，法国代表团将在就决议草案进行辩论期间，对各个不同议程项目阐述它的看法。然而，它愿意提到欧洲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对苏联代表团所提出的这份题为“减少战争危险之紧急措施”的草案持有的共同立场，对此我愿发表以下评论。

在该草案第一节中，苏联想将战争的危险和联盟的存在联系起来，至少暗示它是一个危险的因素。这种态度促使荷兰代表 10 月 28 日提出基本反对的意见。

从法律和原则的立场看，向各会员国提出的这些要求是反对根据宪章享有自卫或集体防卫的权利的，换言之，每个国家都有自由完全自主地选择它自己的安全办法和措施。这类自由将包括有权作出决定参加某个联盟、建立起一个联盟以及在安全问题上把责任委托给一个区域集团，所有这些都是属于有关各国和它们对其安全地位看法的专有的权限范围之内的事。苏联的案文是反对结成联盟的，是存心为了那些没有结成联盟的国家而拟订的，并要求它们放弃它们同别的国家联合在一起以满足它们自己安全需求的权利。

关于该决议草案第二节，在执行部分第 2 段中要求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和那些同它们缔结军事协定的国家

“自 1981 年 1 月 1 日起不再增加其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

这项建议并没有同时作出任何规定使其有可能确保有关各方都能平等地作出克制，也没有拟定任何核查措施，因此这项建议是过于明显地投合单方面的心愿而令人无法接受。

在论述消极安全保障措施、核试验和暂停核试验的第三节和第四节中，又重新讨论以前的建议，法国代表团以前已公开对那些建议阐述过它的立场。

因此苏联代表团提出的这项决议草案是法国代表团所不能接受的。

根据对苏联代表团提出的这一文件所作的这些评论意见，我们重复说一遍：如果不尊重安全条件——尊重均衡和国际核查并把区域形势考虑在内——就不可能在

裁军方面取得进展。

尽管有人批评了威慑的作用，然而必须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就在法国所在的世界上部分地区已经维持住了和平与安全。在这里，事实是成败的唯一标准。

核武器和核威慑长时期以来已经构成了该地区的均衡因而也是该地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只有通过首先处理这两个主要大国的核武库的具体进程，才能实现在这一领域削减核武器。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能同全世界的均衡局面分隔或孤立开的欧洲核战场的。

在作这番讲话时，法国代表团是希望提请大家注意裁军努力的具体性质，它是国际社会一切事业中最崇高、最雄心勃勃和最复杂的一项工作。只有各国能牢记各种因素的多重性和不可避免的克制态度，这一努力才能取得进展。不能让它去帮助乌托邦想法、教条观点或政治手腕。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法国政府才愿意在裁军事业中继续进行充分合作。

下午 1 时零 5 分散会。